梦里潮尔

阿尼苏

2022年7月，阿古拉草原最美的季节，我开车带着阿爸和额吉去大姨家。我们从304国道下到一条窄路，驶过白音查干湖，越过双合尔山，穿过阿古拉镇，路过几座村庄，走进扎拉吐村。

大姨夫是位民间艺人，在我印象中，他的强项是拉高低音四胡，没想到他最拿手的竟然是拉潮尔琴。大姨夫的潮尔琴看似很简易，榆木做的倒梯形共鸣箱上蒙着羊皮，榆木做琴杆，藤条做琴弓，马尾做琴弦（两根）和弓弦，琴码的舒气孔中斜插一把蒙古刀。大姨夫说：“制琴工艺发展到今天，无论选材还是制作比以前大大提升了，但是会拉琴的人越来越少了。”大姨夫即兴表演了一段潮尔，人声和琴声合二为一，讲述着古老的莽古斯故事，蒙古刀似乎也翻飞起来，开始斩妖除魔。我对乐理知识一窍不通，却自作聪明地问大姨夫：“您不用看谱子吗？”大姨夫说：“我看不懂。”我疑惑不已。大姨夫问我：“是先有的音乐还是先有的琴，是先有的琴还是先有的谱子？”这一问，不仅让我感到惊讶，更是消除了我以往对乐器偏狭的理解。我的心无法平静，却又无比平静。

难怪我对潮尔琴声如此敏感，却不曾刻意寻找。我本可以去看更多演出，去搜集更多光碟，但我似乎是在等待命里的一场场相逢。原来在我还不知道潮尔为何物时，潮尔早已经在西日嘎草原的日升月落中，先一步与我相逢了。

我快要出生前额吉还在下地干活，在额吉的肚子里我就已经倾听到外界的声音。舀水的哗哗声、风吹的呜呜声、牛群的哞哞声、乌力格尔的……民歌的……马头琴的……还有摇篮曲的咿呀声。三岁那年的记忆中，我模糊记得，额吉的摇篮曲多是没有歌词的，随口吟唱出低沉而温柔的旋律。西日嘎村的夜一片漆黑，听大人讲，即使有星月的夜晚，也只能看到丘陵的轮廓，而没有灯光的村庄已经变成黑夜的一部分，悄然隐匿于科尔沁草原深处。这时，是额吉的摇篮曲驱散了我对黑夜的恐惧。额吉本是个不会唱歌的女人，但于我而言，她的声音是世上最柔美的旋律，也是我对其他声音产生感受的来源。我坚信，每个声音都有各自的使命。当额吉第一次背我上毕勒古泰山顶，望着村庄、草原、白杨林和山峦时，我一定是听到了更古老的声音。那声音发自天空和大地，质朴无华，没有语言却能听懂。我在这声音里慢慢长大，摇摇晃晃地走路，满山遍野地奔跑。

读小学四年级时，老师教我们唱科尔沁民歌，每一首都有故事，有的哀婉动人，有的可歌可泣。我并不十分懂得歌词的意义，只觉得好听，便不知疲倦地唱。学校与村子隔着一个大缓坡，学校在西边，村子在东边。那时西日嘎村经常停电，学校安排晚自习，在教室里拼桌点蜡烛写作业。回家路上，同学们慢慢走散。阿爸下乡，哥哥在乌兰浩特市读书，姐姐在村东读中学，额吉打水做饭、照顾爷爷、看管牛群，我要独自走一段路。其实这段路不长，其他同学也都在走属于自己的一段路。可那看不见的白杨林在夜风中沙沙作响，那轮廓清晰的山像个巨大的怪兽。我害怕极了，开始大声唱起科尔沁民歌，唱着唱着，我忘了歌词，便学着额吉的样子自编自唱。我用自己的声音掩盖外界的声音，直到翻墙进院，听到小黑狗的汪汪声，我的心才逐渐安稳。进屋，我一边听收音机里的歌声，一边大口大口吃着饭菜，仿佛要把刚才的恐惧一口口吃掉。夜里额吉不再唱歌，她太累了，常常倒头就睡。而此时从窗外传来各种声音。不知为何，所有的声音到了夜里，几乎都会变得低沉而哀婉，哪怕风雨声里似乎也有幽幽的诉说。

那年夏天的一个午后，额吉领着我寻找一头走丢的灰牛犊。烈日下，我们沿着小土路绕过毕勒古泰山，一直往南走到铜矿。其间，我们路过草地、玉米地和几座山。铜矿上空飘荡着银色沙粒。额吉向路人打听灰牛犊，却没有得到一点儿消息。我口干舌燥，额吉破天荒地从商店买了一瓶水，她只喝几口，剩下的被我全部喝光了。返回的路上，我因走得太久，脚底磨出了泡，疼得厉害，但是硬挺着不告诉额吉。不仅如此，我还安慰额吉说：“一定会找到灰牛犊的！”额吉摸摸我的额头继续领着我走。夕阳缓缓下沉，额吉可能自己没有意识到，她频繁发出的叹息声，已经让我慌了神。额吉爱护每一头牛，每一头牛对我们家都很重要。走到毕勒古泰山脚时，想到不知所终的灰牛犊，我有些快快不快。额吉可能是为了鼓励我，让我唱学过的民歌。我把灰牛犊编进歌词里唱，额吉也跟着我唱起来。这时，从傍晚的暮色中，传来一阵熟悉的低沉的有穿透力的哞哞声。这是灰牛犊用自己的声音回应我们的歌声。它尽管淘气，跑丢了一个下午，却还在努力地寻找家园。而我和额吉的歌声对灰牛犊来说，就是家的召唤。

也是那年夏天的一个周末，我趁额吉午睡偷偷溜出来，去村外的河边玩耍。河边有一群不知名的白鸟，个头比鸽子大，比鸡小，我一跑过去，它们就扑棱棱地飞起来。草地里还有跳跃的野兔和机警的刺猬。我玩得忘乎所以，全然没有察觉到天上已经布满乌云，直到大颗大颗的雨滴打在身上，我才突然感到恐慌。暴雨下得急切，河水正在上涨，眼前是厚实的雨帘，脚下的泥水似乎就要把我吸进去。我竟然失去了方向感，不知道往哪边跑，站在荒野上大声哭喊。而就在这时，我听到了额吉的呼唤。额吉的声音透着急切，却并不尖利刺耳，依旧是那种低沉的长音。额吉一遍遍地叫着我的名字。我寻着声音，冲破雨帘，跑进了额吉的怀里。回到家，我一时没有缓过神来，有些呆愣。额吉对我没有任何责备，而是轻轻地抱着我，摇着我，用温柔的声音唱：“米尼呼（我的儿子）快回来，米尼呼快回来……”我慢慢恢复了正常。那时，我只知道声音的重要性，却不知背后更深的含义。

而我心里第一次产生被家乡召唤的感觉，是在读初中的时候。那时我家搬到了巴镇，我在镇里生活、读书。一次，学校组织全体师生看乌兰牧骑演出，台上一个穿华丽蒙古袍的男人，手握一把我从未见过的琴，边拉边说斩妖除魔的莽古斯（妖魔鬼怪）故事。老师说：“这是潮尔琴，它的出现早于马头琴，也许是马头琴的前身，现在主要用于给莽古斯故事伴奏。”同学们被故事深深吸引，挺直腰板，认真倾听，生怕错过每一个细节。而我却被琴声深深感动。那低沉而浑厚的琴声，几乎瞬间把我带回到了西日嘎。那里有原野的风声和雨声、小黑狗的汪汪声、灰牛犊的哞哞声，还有额吉的摇篮曲，至于华丽蒙古袍男人讲的故事，我全然没有记住。那年我十二岁，还不太会用语言准确地表达内心的感受。只是感觉过往年月里听到的所有的声音，都在这一刻汇集到那支琴弦上，汇成一条沉闷而悠远的长河，流进我的心里。当我把这奇妙的感受偷偷说给要好的同学后，迎来的是对方的一头雾水。我因此拥有某种孤独的情绪。诚然，我从小就有孤独感，但是随着日渐长大，对孤独的理解却越来越特别，以至于我常常要去找一片无人的空地，释放积压在内心里的感受。这不是故作深沉，那个年纪的我根本不懂深沉。我总觉得某种声音在召唤我。

潮尔是乐器，能演奏出美妙的音乐。潮尔又不是乐器，是阿古拉草原和西日嘎草原，以及整个科尔沁草原上的每一座山、每一根草、每一条水流、每一个生灵。在我过去的生活中，小时候让我舒心的，长大后让我安心的，是低沉而悠长的声音。额吉的摇篮曲是低沉的，灰牛犊的呼唤是低沉的，小黑狗的等待是低沉的……当这些声音在我心里与潮尔的声音结合在一起时，我拥有的不光是感动和震撼，还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宁静，感到人生仿佛是在风浪里静静流淌着的河，静静地仰望天空，静静地触摸大地，静静地感受属于自己的世界。这个过程中，总有一个声音，会让我有种撞见自己的感觉——那是我梦里的潮尔。

潮尔琴（左一）、高音四胡（中）、马头琴

老北京的里弄式民居

谢其章

上世纪三十年代文学史有过“京派”和“海派”之分野及论争，我们把眼光放宽一些，何止是文学，在民居建筑领域里也有“京派”和“海派”，只不过两派之间从未发生过什么不愉快，自适其适，相安无事。北京古老，上海新潮，倒是北京的民居建筑向上海学习和模仿的更多。上海的里弄和石库门有一百多年的历史，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有七八百年的历史。近年读书，忽然对北京的里弄式民居有了浓厚兴趣，并且实地探访了几条里弄民居，可以写成一篇小文。

我出生在上海，前年父亲给我写一信：“你是在上海凤阳路同济大学医学院医院生的（编注：应为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，现长征医院），为什么去这个医院，因为我知道国民党元老邵力子，他的夫人在抗战开始时，在这医院做绝育手术，一把手术剪子没有取出来，八年胜利后，回到上海才手术取出剪刀，可见手术是很高明的。你的运气也很好，出生后住的是大房子（现在是长宁政府的办公楼，就是令昭骑儿童车的阳台那个房子）。”不到一岁，我就和姐姐（令昭）随父母自沪迁京，我对上海里弄和石库门的认知和兴趣是几十年之后的事情，买了许多这方面的书和画册，每到上海必探访里弄和石库门，甚而可以说这方面的知识我不少于老上海。《聂耳》《乌鸦与麻雀》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等老电影我看过好多遍，有时候重看就是想了解亭子间等结构细节。十七年前我真实地进入了一位上海老年朋友石库门的家，这个家是老年朋友的父亲1948年给他买的婚房，一底三层，灶间在一层，书房设在亭子间，楼梯很陡，卫生间没见到，不会还是用马桶吧？老年朋友在一层饭厅招待了一顿手制的上海菜，非常对我胃口。

我家迁到北京后，先后住过两个四合院，先是东城西总布胡同13号，后来是西城按院胡同60号。西总布这个四合院是上等的院子，坐北朝南，大门开在东南，标准的形制。我在西总布只住了一年，不到两岁的孩子啥印象也没有，好在这条胡同这个院子至今保存完整，父亲和姐姐专门去寻旧怀故，我自己也探寻过一次，父亲告诉我当年住在哪一间等细节。

按院胡同我家住了三十年，现在这条胡同已不存在了，但是胡同西口有个穿堂门小巷，我记得可清楚啦。近年不是对北京的里弄民居感觉有兴趣么，这才醒悟到这条穿堂门小巷实质就是仿海派里弄民居样式建造的。需要强调几点，上海里弄石库门多为两到三层的楼房，北京的里弄民居只有两三处（如泰康里）完全仿照海派规矩建造的，其他的所谓里弄民居均为平房小院。上海和北京的里弄有两个共同点，窄，不能走汽车；进出只有一个门，北京称之为死胡同。按院胡同的这个穿堂门里弄特殊，穿堂而过不是死胡同，我上中学五年天天走这里，这个穿堂门也许是最微型的里弄吧，东西两边各有三个对开的黑门，共六户，正好是个“非”字。院子非常小，只有南北房，曾经探头探脑往院子里瞄过，感觉小巧玲珑，很温馨，小户人家独住蛮惬意。早年间我五六岁吧，在穿堂门左手第一个门里北屋见过许多的“洋烟画片”，那时候私人小贩的营生如“小人书摊”星罗棋布四九城。穿堂门的正脸没有照片，后门照片无意中在沈继光《乡愁北京——寻回昨日的世界》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）里看到，门楣有字却无法看清了。沈继光书里还有几处里弄式民居，不过他没有说明。也许沈继光不知道凡是带“里”字的巷子十有八九是仿上海的里弄式民居。

淡欣著《时空切片——北京胡同影像志》（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）里面有明确的说法：“砖塔胡同69-75号在胡同西侧北端，四个单数门牌号共用一个街门洞，门洞里边各有两个四合院，门洞里安静的长巷特别不像胡同，反倒像极了沪上里弄，一派海上风情。说来也不奇怪，1914至1918年，旧都市政公所在南城建设香厂新市区，海派设计泰康里独领风骚，时髦之风刮到西城也属正常。”淡欣又讲到一处里弄式民居：“广安东里24-46号，青砖门洞，门额刻有‘广安东里’，门洞里共有十二个门牌，进去之后左右各六个三合院一字排开。”本来想着按图索骥地去这几处里弄民居探访，晚了一步，全拆了另作他用。

几十年前我工作的单位位于繁华的西单，单位的诊疗所设在西四砖塔胡同东口马路对过的“义达里”，那时身强体壮，去义达里不是看病而是例行的体检，从来没有检出什么毛病，而对诊疗所的小院子印象颇佳。忽然得知“义达里”是海派里弄式民居且保存如初，上个月赶紧专程去探访，和老伴一起去（老伴和我同一单位），离开单位已三十几年，此行颇有“故园三十二年前”的况味。虽然文案做了不少，实地进了义达里之后还是蒙圈了——义达里不是一条“非”呀，而是六条“非”。这六条小巷分别是：乐群巷、贤孝巷、慈祥巷、福德巷、忠信巷和勤俭巷。每巷左右对称排列几个小院，我俩看到一个院子开着大门便信步进去一探究竟，不到半分钟吧，一位大妈见有入侵者似的，大吼一声：你们找谁！我俩赶紧退出。每条巷子都设有公厕，看来这个建于1936年的义达里和北京的老胡同没啥区别。我假装租房向房屋中介打听，义达里的房子有卫生间吗？中介说没有，除非你自己改建一个。许多人怀念胡同怀念四合院，但是如果你真的住了，才会发现“诸多不便”在等着你。转了一圈才想起当年的诊疗所在哪呢，问了一位居民，才知道一进义达里右手第一个门即是。当年来去匆匆，根本没往里面走过，今日直奔里弄深处却差点忘了诊疗所。诊疗所小院换了主人，似为一家公司，乱哄哄地在搬桌椅杂物，我俩无心恋战，向曾经的诊疗所投去最后一瞥，告辞。看来还是纸上怀旧的好，实地怀旧总会撕碎你的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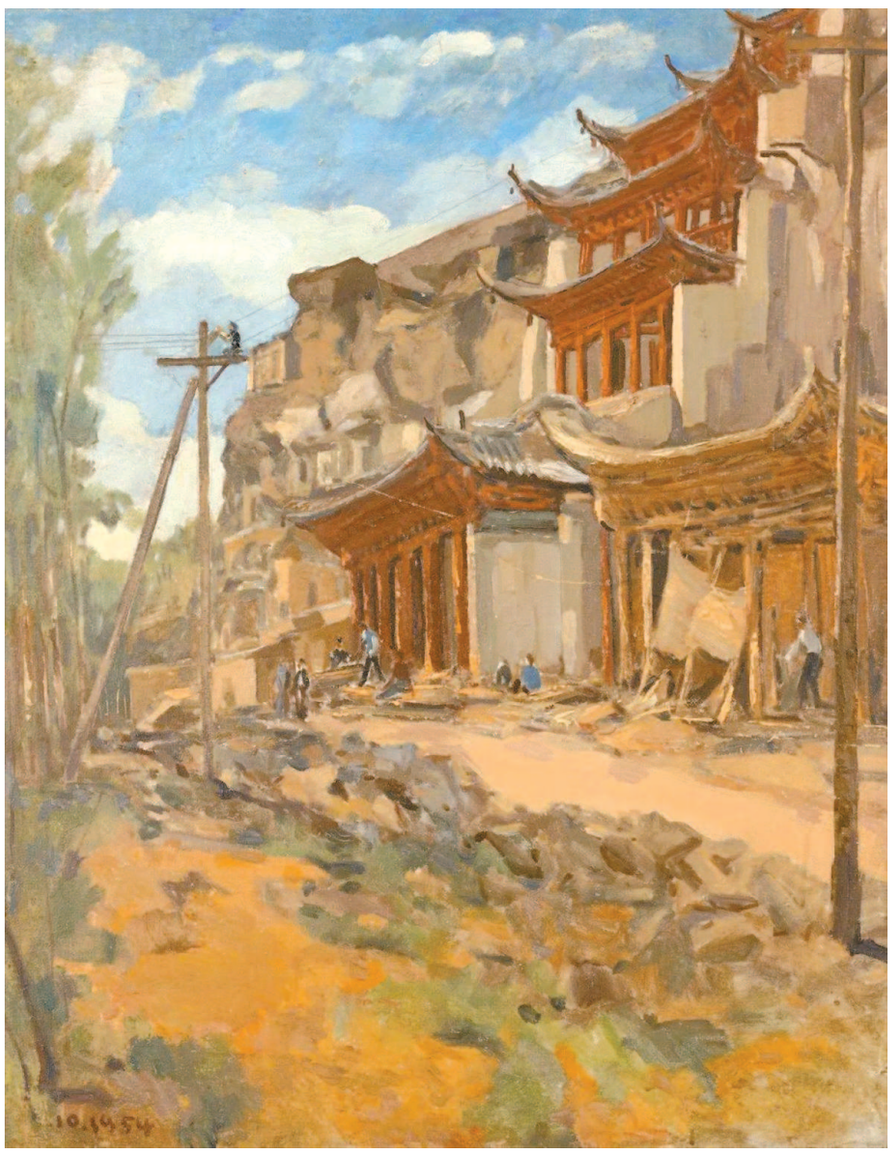
老作家鲁迅、茅盾们，写作上海里弄石库门的文章有不少，如鲁迅的《弄堂生意古今谈》。可是老作家写作北京里弄民居的文章，我只读过包天笑的《铁门小住》，下面抄录几段：

“我在北京，除居住在东方饭店外，也会租房居住。其地在宣武门内一条胡同，叫作‘铁门’。……这条胡同是新造的，全仿上海的里弄格式，曲曲弯弯的里面有十余所房子。虽然那条胡同是仿上海里弄式的，里面的房子却仍是北京式的，一律是小型四合院。……可是铁门有两件事占胜了，一是电灯，一是自来水。这是因为那是新造的屋子，若北京那些旧房子，还是没有的呢！”

说到这里，想起义达里的生活设施，据称在当年也是领先于老旧房子的：“当时所有院落都通上下水，有锅炉房集中提供暖气和热水，房屋地面用西式地砖铺就，卫生间里都配有浴缸。”这个材料所说和我之所见所闻大相径庭，也许要怪我所见未广所闻不实吧。包天笑还爆了一条猛料：

“自从定居了铁门以后，有许多朋友知道了，时来见访。后来方知道张恨水也住在这条胡同里，我住在前进，他住在后进。他的朋友去访他，却也是我的朋友，先来访我。不过我们两人，这时还不相识，直到他后来到上海后方见面哩。”

张恨水在北京居住过铁门，住过西长安街大栅栏胡同，住过砖塔胡同，还参与编辑了《北平旅行指南》。有包天笑和张恨水给小文增重，与有荣焉。



大佛殿的修复（油画）

常书鸿

五行作金砖

朱 辉

来到苏州相城，我这才知道金銮殿所铺的金砖是哪里来的。

这里小河环绕，芦苇摇曳，百鸟婉转，清雅的茶室外，一条青砖小径分岔绵延，通往几座御窑。之所以称为御窑，是因为这里是金砖的产地。几座砖窑，完好地呈现在我面前。

我们可以到砖窑里面去。窑膛类似穹庐，顶端可见青天。垒满砖胚的炉膛也曾烈火熊熊，经过四个多月的漫长烧制后，还要洇水，窑工挑着水沿着通往窑顶的坡道，把一桶桶水均匀地淋下去，水火交济，云蒸霞蔚，健硕的身躯在水汽中晃动。

四个月的烧制，火候很有讲究，控制火候除了需要技艺和耐心，各阶段使用的燃料也不同：第一个月，用砻糠或柴草，熏；第二个月，用硬柴，大火烧；第三个月，用稻草类，细火慢烧；第四个月，用树枝，干柴烈火，刚火猛烧……最后再用砻糠，慢慢熬，直到鲜红的炉膛逐渐暗淡，余火尽灭。

这片古意盎然的清雅之地，也曾热火朝天，劳动号子飞扬。作为一个出生在苏中兴化的人，因为小时候见惯了砖窑，我一眼就做出了推断：这里周边的小河，十有八九就是当年取土烧砖的遗迹。相城陆墓的土显然特别适合烧砖。从人类学会结庐而居，取土烧陶，再到烧出砖头，用于建房，经历了漫长的时光。我们国家的土地上，绝大多数黏土都能烧砖，但据说只有陆墓的土，才能烧制出金砖。

稍想一下就会明白，砖头要好，土是基础。朽木不可雕也，粪土之墙不可圬也，粪土垒的墙不行，脏土烧砖当然也不行。土要细腻，黏，不含沙，腐殖质也必须去除。于是，砖胚的制作也极为讲究。在特定的地层取土，晒，椎，舂，磨，筛——这简直跟磨面磨糯米做元宵差不多了。

确实如此。土备好后，接下来还有一系列工序，主要是揉，要揉出劲道，揉出杂质，排除所有气泡和空洞。然后用砖模制成砖胚，避风遮雨，慢慢阴干。每块金砖成品重达七八十斤，未干时肯定更重，砖胚的制作显然除了技艺还要力气，不知道那些通过大运河运往北方皇宫的金砖，里面是不是也有劳动者汗滴的盐分？

我是见过窑工劳作的场景的。我的家乡叫戴窑。一看这地名就知道，这里产砖。据说早先有砖窑十八座，到我记事时，已拆了不少，还有个窑厂，保留着三五座老砖窑。我的一个同学，家贫，早早辍学，去窑厂上班，主要工作就是挑水爬到窑顶，朝下洇水。窑很高，他瘦小结实。每天很晚回家，大汗淋漓，臭烘烘的，站在院子里冲凉。他的肌肉让我羡慕，我们这些还在上学的，没一个打得过他。他挣钱不少，我们也羡慕，但在家长们嘴里，他成了不读书的样板。不知他后来怎么样了。老砖窑在新式轮窑出现后全部消失了，他应该继续在轮窑上班，现在也该退休了。

我的老家也以烧砖闻名。迷宫般的砖窑驻留在我的童年记忆里。第一次抽烟就是那个做窑工的同学怂恿的，就着窑膛里抽出的一根芦苇上的火。有一回摸鱼搞湿了线裤，怕挨骂，躲在窑洞烘。我第一次感觉到了窑火雄浑的力量，没想到裤子干过了头，裤裆那里都烘糊了，换季时脱下来，母亲发现那里多了一个洞，她百思不得其解。大炼钢铁时砖窑曾被直接当做了炼钢炉，里面有不少矿渣废铁，我在里面乱钻，脚被划破了，于是平生第一回打了破伤风疫苗。

我们那里的砖也介入过国家工程的。据说南京明城墙的砖头就有老家造的。太平门的龙脖子段，是原汁原味的明城墙，弹痕累累，苔藓遍体，那里的城砖上，每一块都有字，上面写明了各级责任人的姓名，某某省某某县、提调官某某某、窑工某某。我曾在那里仔细寻找，并未发现我老家的名字，但我坚信一个以“窑”为名的地方所出的砖头，肯定也被砌在里面，因为我找到了老家周边的几个县名，它们那里的砖，肯定没有我们那里的好。

这是一种莫名的自信。但细细一想，老家的砖头大多用于建房造墙的，即便明城墙里也有，但是，它们够不上金砖。奶奶在世时，特别向往北京的金銮殿，听说我去过，一直追问两个问题，一是金銮殿大门上的门钉到底有多少个，二是金銮殿铺的金砖，是不是金子做的。第一个问题我答不上来，第二个我倒是立即给出了答案：不是的，不是金子做的，是看上去亮晃晃的，像金子做的。

当年在故宫，我没有伸手摸过，但这次在相城，我抚摸了金砖。温润如玉，触手微凉，细腻如婴孩的皮肤。边上有个锤子，轻轻一敲，作金石之声。这是所谓的帝王级享受，我们可以批判这种穷奢极欲，但金砖却是工艺品，是劳动者的智慧汗水的结晶，是秦砖汉瓦的极品。

我们那里，在我看来土也是极好的，黄淮平原的黏土和阳澄湖的土区别很大吗？芦苇和柴禾也未见得与相城有多大区别。我们那里的人也勤劳，不怕吃苦，好像也不笨。苏中平原水网纵横，交通也算便捷，帝王们就没少要我们那里的稻米。至于为什么金砖不出在我们那里，这就很有意思了。

国人喜欢用阴阳五行之类解释世界。我一贯将信将疑。世界如此复杂，人生这么丰富，以玄之又玄的概念去概括解说，未免太朴素或者说偷懒了。但面对苏州相城的金砖，我却突然心中一亮：金木水火土，倒在这金砖身上奇妙地汇合了——以水揉土，以木烧制，终于炼出了闪闪金光。

关键还是工艺。耐心，细致，不惮繁缛，精益求精。点石成金不是灵光乍现，是反复锤炼、臻于完美的工匠精神。